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藝文類聚卷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李　彤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李　荃

謄錄監生臣莊文煜

藝文類聚卷十九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三　言語　謳謡　吟　嘯　笑

言語

釋名曰言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語叙也叙已所欲說述也

說文曰直言曰言論議曰語

易曰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

千里之外違之又曰言行君子之樞機

毛詩曰哿矣能言巧言如流又曰無易由言又曰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又曰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左傳曰晉叔向適鄭鬷蔑惡從收器者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又曰鄭子太叔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傲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義

禮記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又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又曰言不危行行不危言又曰五方之人言語不通

大戴禮曰黄帝弱而能言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

論語曰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一言可以喪邦有諸子曰言不可以若是其

幾也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又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

鄧析書曰一言而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不急駟馬不能及故惡言不出口苛聲不入耳

尸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

申子曰一言正天下定一言倚天下靡

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忘言之人與之言哉又曰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遠則必忠之以

言

鶡冠子曰趙武靈王問龎緩曰寡人聞飛語流傳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

淮南子曰得萬人之兵不若聞一言之當

漢書曰漢王與項羽臨廣武閒而語又曰太尉周勃迎代王請閒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又曰韓信當斬視滕公曰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弗斬與語大悅之

孫卿子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傷人以言甚於劒戟

吴志曰張尚孫皓時為侍郎以言語辯捷見知

括地圖曰太極山采華之草服之通萬里之語

衛玠别傳曰太尉王君見阮千里而問曰老莊與聖教異同曰將無同太尉善其言辟之為掾世號阮瞻三語掾王君見而嘲之曰一言可辟何假于三阮曰苟是天下民望亦可無言而辟復何假于一言

神仙傳曰老子生而能言

詩梁昭明太子大言詩曰觀修鯤其若轍鮒視滄海之
如濫觴經二儀而跼蹐跨六合以翱翔又細言詩曰坐
臥鄰空塵憑附蟭螟翼越咫尺而三秋度毫釐而九息
梁殷鈞大言應令詩曰噫氣為風揮汗成雨聊灼戴山
鼇欲持探遂古又細言應令詩曰汎舟毛滴海為政蝸
牛國逍遥輕塵上指辰問南北
梁王規大言應令詩曰俯身望日入下視見星羅噓
八風而為氣吹四海而揚波又細言應令詩曰針鋒

於焉止息髪杪可以翶翔蚊眉深而易阻蟻目曠而難航

梁王錫大言應令詩曰欲遊五岳迫不得伸杖千里之木鱠横海之鱗又細言應令詩曰冥冥鷦鷯離朱不辯其實步蝸角而三伏經鍼孔而千日

梁張纉大言應令詩曰河流既竭日月俱騰罝羅微物動落雲鵬又細言應令詩曰遨遊蟻目辨輕塵蚊睫成宇蝨如輪

梁沈約大言應令詩曰隘此大汎庭方知九陔局窮天豈彌指盡地不容足又細言應令詩曰開館尺棰餘築榭微塵裏蝸角列州縣毫端建朝市

賦楚宋玉大言賦曰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稱曰操是太阿戮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絶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介倚天外王曰未可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

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又小言賦曰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觀命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進大言賦賦卒而宋玉受賞又曰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戴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經由鍼孔出入羅巾唐勒曰折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憑蚋眥以顧眄附蠛蠓而遨遊又曰館于蠅鬚宴于毫端烹虱脳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内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景滅昧昧

遺形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雲夢之田

晉傅咸小語賦曰楚襄王登陽雲之臺景差唐勒宋玉侍王曰能為小語者處上位景差曰幺蔑之子形難為象晨登蟻垤薄暮不上朝炊半粒晝復得釀烹一小虱飽於鄉黨唐勒曰攀蚊髯附蜹翼我自謂重彼不極邂逅有急相切逼竄於針孔以自匿宋玉曰折薜足以為

櫂舫粒糠而為舟將遠遊以遐覽越蟬溺以横浮若涉海之無涯懼湮没於洪流彌數旬而汔濟陟蟣蝨之崇丘未升半而九息何時達乎杪頭

䰟陳暄應詔語賦曰衆生民之要技實言語以為前樞機誠為急務筆札乃是次焉擬金人於右階稱石人於左邉鄭僑戎服而無媿張儀舌存而理痊唯諾唯辯何者是與故知于時言言于時語語若乃聊城嶮峻齊陣交加燕將恐懼漢帝咄嗟酈連纔吐數句酈子直御單

車息十重之縈帶賢百萬之誼譁至於蘭臺靜秘華燭
高明徐斟桂醑緩奏秦聲二三朋好數四才英旣說前
賢之往行重覩生死之交情扼腕抵掌攘袂盼衡當斯
時也何者爲榮欲同吃如鄧士載欲作辯似婁君卿爲
守爲相並如此少意少事不成名
贊魏王粲反金人贊曰君子亮直行不柔辟友賤不耻
誨焉是益我能發蹤彼用遠迹一言之賜過乎璵璧末
世不敦義與茲易而言匪忠退有其讁

箴晉蘇彥語箴曰孔子曰余欲無言又曰天何言哉赫胥之世大庭之治玄風陶鼓率直放志熈熈羣動無欲無事逮于三季奔競滋彰雷動風駭飛辯雲翔戰國紛擾爭霸稱彊爾乃遊說縱横騁技時王銜刃懐毒吐膏示芳利動春露害重冬霜四紀若馳七都翦亾爰兹末俗扇風歎颩先意承旨原情察鄉擯爾籩豆和樂且康

銘周太廟金人銘曰孔子觀周入后稷廟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 古之慎言人也

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無多事多言多敗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不聞神將伺人燄燄弗滅炎炎若何涓涓不壅終為江河綿綿不絕或成網羅毫末不札將尋斧柯晉孫楚反金人銘曰晉太廟有石人焉大張其口而書其胸曰古之多言人也無少言無少事少言少事則後生何述焉夫唯立言名乃長久胡為塊然生鉗其口凡夫貪財烈士殉名盜蹠為濁夷柳為清鮑肆為臭蘭

圃為馨莫貴澄清莫賤滓穢二者言異歸於一會堯懸諫鼓舜立謗木聽采風謡惟日不足道潤羣生化隆比屋末葉陵遲禮教彌衰承旨則順忤意則違時好細腰宫中皆飢時悦廣額下作細眉逆龍之鱗必陷斯機括囊無咎乃免誅夷顛覆厥德可為傷悲則可用戒無妄之時假説周廟於言為蚩是以君子追而正之

論晉歐陽建言盡意論曰有雷同君子問於違衆先生曰世之論者以為言不盡意由来尚矣至乎通才達識

咸以為然若夫蔣公之論眸子鍾傅之言才性莫不引此為談證而先生以為不然何哉先生曰夫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聖人不言而鑒識存焉形不待名而方圓已著色不俟稱而黑白以彰然則名之於物無施者也言之於理無為者也而古今務於正名聖賢不能去言其故何也誠以理得於心非言不暢物定於彼非言不辨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辨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原其所以本其所由非物

有自然之名理有必定之稱也欲辨其實則殊其名欲宣其志則立其稱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與為二茍其不二則無不盡吾故以為盡矣

謳謡

爾雅曰徒歌謂之謡

毛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謡

左傳曰宋城華元為植巡功城者謳曰睅其目皤其腹

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

家語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魯君淫荒孔子遂行師乙送孔子曰吾欲歌可乎歌曰彼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列子曰堯微服遊康衢童兒謡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

韓子曰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耻之管仲曰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

復遺其冠乎

呂氏春秋曰魏襄王使史起為鄴令引漳水灌田民大得利相與歌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史記曰曹參為漢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一又曰衛子夫為皇后弟青貴震天下天下歌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

漢書曰趙中大夫白公奏穿渠引涇水民得其饒歌之
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如雲
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又曰馮立為西河上郡
在職公廉與野王相代治行相似而多恩吏民乃歌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智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均周公康叔猶二君
東觀漢記曰張堪為漁陽太守開田八千餘頃勸民耕
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歧張君為政

樂不可支又曰廉范字叔度為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以防火范乃毀削先令但嚴儲水而已百姓歌之曰廉叔度来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一襦今有五袴

新序曰延陵季子以劒帶徐君墓樹徐人歌之曰延陵季子兮不忘舊故脫千金之劒兮帶丘墓

謝承後漢書曰岑熙遷魏郡太守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犬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哉岑君於戲

在兹又曰皇甫嵩請冀州一年田租以贍飢民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為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又曰劉騊駼除搬陽長以病免吏民思而歌之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何時復来安此下民又曰郭賀字喬卿為荊州刺史到官有殊政百姓歌曰厥德仁明郭喬卿忠正朝廷上下平

續漢書曰張霸為會稽郡越賊歸附童謠曰棄我戟捐我矛盜賊盡吏皆休又曰李燮拜京兆詔發西園錢君

上封事遂止不發吏民愛敬乃謡曰我府君道教舉恩如春威如虎剛不吐弱不茹愛如母訓如父

吴志曰周瑜少精意於音樂三爵之後其有闕誤瑜必知之知之必顧時人謡曰曲有誤周郎顧

吴録曰王譚字世容為成武令民服德化宿惡奔迸父老歌曰王世容治無雙省徭役盜賊空

王隱晉書曰王祥為本州别駕時人歌曰海内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别駕之功又曰裴秀年十歲餘時人

謡曰後進領袖有裴秀又曰諸葛恢字道明荀闓字道明蔡謨字道明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歌之曰京師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續安帝紀曰司馬休之兄尚為桓玄所敗休之奔淮泗頗得彼之人心從者為之歌曰可憐司馬公作性甚温良憶昔水邊戲使我不能忘

會稽典録曰徐弘字聖通為汝陰令誅鋤姦猾道不拾遺民歌之曰徐聖通為汝陰平刑罰姦宄空

文士傳曰束晳太康中大旱晳乃令邑人躬自請雨三日水三尺百姓為之歌曰束先生通神明請天三日甘雨零我黍以育我稷以生何以酬之報束長生

殷氏世傳曰殷褒為滎陽令廣築學館會集朋徒民知禮讓乃歌曰滎陽令有異政修立學校人易性令我子弟恥訟爭

車頻秦書曰苻堅時關隴百姓豐樂民歌之曰長安大街兩邊種槐下走朱輪上有鸞栖

趙書曰劉曜討陳安於隴城安死健兒謡曰隴上壯士有陳安體幹雖小腹中寛愛養將士同心肝又曰汲桑六月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患不清凉斬扇者時軍中為之謡曰士為將軍何可羞六月重茵被豹裘不識寒暑斬他頭

襄陽耆舊記曰山季倫每臨習池未曾不大醉而還恒曰我高陽池中也襄陽城中小兒歌之曰山公何所去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

着白接䍦舉鞭向葛彊何如幷州兒

世說曰郤超王珣並以儁才為桓大司馬所眷珣為主簿超為記室參軍超為人多髯珣形狀短小時人為之歌曰髯參軍短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

晉夏侯湛長夜謠曰日暮兮初晴天灼灼兮遐清披雲兮歸山垂景兮照庭列宿兮皎皎星稀兮月明亭檐隅以逍遥兮盼大虚以仰觀望閶闔之昭晰兮麗紫微之暉煥

晉湛方生懷歸謡曰辭衡門兮至歡懷生離兮苦辛豈羈旅兮一慨亦代謝兮感人四運兮道盡化新兮歲故氣慘慘兮疑晨風悽悽兮薄暮雨雪兮交紛重雲兮四布天地兮一色六合兮同素山木兮摧披津壑兮凝冱感羈旅兮苦心懷桑梓兮增慕胡馬兮戀北越鳥兮依陽彼禽獸兮尚然況君子兮去故鄉望歸塗兮漫漫盼江流兮洋洋思涉路兮莫由欲越津兮無梁

陳沈炯獨酌謡曰獨酌謡獨酌獨長謡智者不我顧愚

夫余未要不愚復不智誰當余見招所以成獨酌一酌傾一瓢生涯本漫漫神理暫超超一酌矜許史再酌傲松喬頻頻四五酌不覺凌丹霄倏忽厭五鼎俄然賤九韶彭殤無異葬夷蹠可同朝龍蠖非不屈鵬鷃但逍遥寄語號呶侶無乃大塵囂

吟

說文曰吟歎也

釋名曰吟嚴也其聲本出於憂愁故聲嚴肅使聽之悽

歎也

毛詩序曰吟詠情性以風其上

鹽鐵論曰曽子傍山而吟山鳥下翔

東觀漢記曰梁鴻常閉戶吟詠書記

魏志曰管輅隨軍西行過毋丘儉墓下倚松樹哀吟精神不樂人問其故輅曰林木雖茂無形可久碑誄雖美無後可守

陳武别傳曰陳武字國本休屠胡人常騎驢牧羊諸家

牧豎十數人或有知歌謡者武遂學太山梁父吟幽州馬客吟及行路難之屬

文士傳曰李康清廉有志節不能和俗為鄉里豪右所共害故宦塗不進作遊山九吟

蜀志諸葛亮梁父吟曰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又能絶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為此謀國相齊晏子

晉潘尼逸民吟曰我顧傲世自遺舒志六合由巢是追沐浴洪池奮迅羽衣陟彼名山採此芝薇朝雲靉靆行露未晞遊魚羣戲翔鳥雙飛逍遥博觀日晏忘歸嗟哉世士從我者誰

嘯

雜字解詁曰嘯吹聲

毛詩曰有女仳離條其嘯矣遇人之不淑矣

列女傳曰魯漆室邑之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嘯傍人

聞之心莫不為之慘者鄰婦從之遊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

莊子曰童子夜嘯鬼數若齒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而嘆羣臣莫有曉王意者伍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知其能

魏略曰諸葛亮在荆州遊學每晨夜常抱膝長嘯

竹林七賢論曰阮籍性樂酒善嘯聲聞數百步又曰籍常箕踞嘯歌酣放自若時蘇門山中忽有真人在焉籍親往尋其人擁膝巖巔遂登嶺從之箕坐相對籍乃商略終古以問之仡然不應籍因對之長嘯有閒彼乃斲然笑曰可更作籍乃為嘯意盡退還半嶺嶺巔哂然有聲若數部鼓吹顧瞻乃向人嘯也

孫登别傳曰孫登魏末處邛北山中以石室為宇編草自覆阮嗣宗聞登而往造焉適見苫蓋被髮端坐巖下

鼓琴嗣宗自下趍之既坐莫得與言嗣宗乃嘲嘈長嘯與鼓琴音諧會雍雍然登乃逌爾而笑因嘯和之妙響動林壑

晉陽秋曰嵇康見孫登登對之嘯時不言

郭子曰劉道真少時善歌嘯有一老姥識其非常之人甚樂其歌嘯乃殺狍進之道真食狍不謝

潯陽記曰桓宣穆使人尋廬山見一人謂之曰君過前嶺必逢二年少相隨長嘯試要問之若不與言者可速

去此人過嶺果見二年少以袂掩鼻長嘯狀如惡鼻呼不與言
世說曰晉文王德盛功大坐席嚴敬擬於王者唯阮籍箕踞嘯歌酣放自若又曰劉越石為胡騎所圍城中窘迫劉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而去
搜神記曰趙炳嘗臨水從船人乞渡船人不許炳乃張蓋坐其中長嘯呼風亂流而濟
漢晉春秋曰桓帝幸樊城百姓莫不觀之有一老父獨

耕不輟議郎張温使問焉父嘯而不答

王廙別傳曰王導與庾亮遊於石頭會遇廙至爾日迅風飛帆廙倚樓而長嘯神氣甚逸

神境記曰滎陽郡西有靈源山有石髓紫芝昔者有採藥此山聞林谷間有長嘯者今樵人往往猶聞焉

異苑曰尋陽姑石在江之坻初桓玄至西下令人登之中嶺便聞長嘯聲甚清澈至峯見一人箕踞石上

夢書曰夢吹嘯者欲有求

詩晉陸雲詩曰逍遥近南畔長嘯作悲歎

晉郭璞詩曰緑羅結高林蒙籠蓋一山中有冥寂士静嘯撫清絃

賦晉成公綏嘯賦曰逸羣公子體奇好異傲世忘榮絶棄人事於是延友生集同好精性命之至機研道德之玄奥邈跨俗而遺身乃慷慨而長嘯發妙聲於丹脣激哀音於皓齒響抑揚而潜轉氣衝鬱而熛起恊黄宫於清角雜商羽於流徵飄遊雲於泰清集長風乎萬里良

自然之至音非絲竹之所擬是故聲不假器用不借物近取諸身役心御氣動脣有曲發口成音觸類感物因歌隨吟清激切於竽笙優潤和於瑟琴列列飈揚啾啾響作奏胡馬之長思向寒風乎北朔又似鴻雁之將雛羣鳴號乎沙漠故能因形創聲隨事造曲應物無窮機發響速乃吟詠而發散聲驛驛而響連心滌蕩而無累志離俗而飄然

晉殷仲堪將離詠曰爾乃理轡杖策或乘或步行悲歌

以諧歡朗長嘯以啟路

書晉桓玄與袁宜都書論嘯曰讀卿歌賦序詠音聲皆有清味然以嘯為髣髴有限不足以致幽旨將未至耶夫契神之音既不俟多贍而通其致苟一音足以究清和之極阮公之言不動蘇門之聽而微嘯一鼓玄默為之解顏若人之興逸響惟深也哉

袁山松答桓南郡書曰嘯有清浮之美而無控引之深歌窮測根之致用之彌覺其遠至乎吐辭送意曲究其

與豈脣吻之切發一往之清泠而已哉若夫阮公之嘯蘇門之和蓋感其一奇何爲徵此一至大疑嘯歌所拘耶

笑

說文曰欣笑喜也

易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又曰旅人先笑後號咷又曰笑言啞啞

毛詩曰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傲中心是悼又曰

兄弟不知咥其笑矣又曰載笑載言又曰宴笑語兮

左傳曰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又曰晉士彌牟送叔孫于箕叔孫使梁其踁待于門内曰余左顧而欬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秃晉郤克跛衛孫良夫眇曹公子首僂同聘于齊齊使秃者御秃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蕭同叔子處臺而笑之客不悦

論語曰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又曰子游為武城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

禮斗威儀曰君乘土而王其民人好大笑

樂聲儀曰人情喜則笑矣

老子曰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晏子曰齊景公置酒泰山公四望喟然嘆泣數行曰寡人將去此堂國者而死耶左右泣者三人晏子搏髀仰天大笑曰樂哉今之飲也公怒曰子笑何也對曰臣見怯君一諛臣三是以大笑公慙

瑣語曰師曠御晉平公鼓瑟輟而笑曰齊君與其嬖戲墜於牀而傷其臂平公命人書之曰某月某日齊君戲而傷問之於齊侯笑曰然有之

楚辭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

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又曰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

吕氏春秋曰戎常寇鬬幽王擊鼓諸侯皆至褒姒大悦而笑王欲褒姒之笑數擊鼓而諸侯至無寇及真寇至擊鼓而諸侯不来遂為戎所滅

史記曰孫子試兵以王寵姬二人以為軍隊長三鼓宫女皆掩口而笑又曰孟嘗君過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大笑曰始以薛公為魁梧也然今

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又曰高祖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呼萬歲大笑為樂

漢書曰匡衡能解詩諸儒為之語曰無說詩匡鼎来匡語詩解人頤

蜀志曰馬忠為人寛濟有度量但大笑而已忿怒不形於色

晉中興書曰石勒與李陽相近陽性剛愎每爭漚麻池

共相撲打互有勝負勒既貴召陽至引入言及平生酒酣宣陽肘曰卿年老臂中故有力不頗復與人鬭耶孤往數得卿拳卿亦快得孤毒手因大笑又曰勒治門閤至峻有醉胡乘馬徑入府門勒問門吏馮翥向走馬入門為是何人翥惶遽誤對忘諱向有醉胡乘馬馳来即已訶問胡人難與語非小吏所制勒笑曰胡正自難可與言

蜀記曰譙周字允南體貌素朴無造次辯論之才諸葛

亮領益州牧周為勸學從事初見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欲不能忍況左右乎

世説曰張華問陸機曰雲何以不來機曰雲有笑疾恐公未悉故未敢俄而雲詣華華為人多姿制又好帛纒鬚雲見而大笑不能自已又曰陸雲好笑嘗著縗幘上船水中自見其影便大笑不已幾落水又曰桓南郡與道曜講老子王侍中為主簿在坐桓公曰王主簿可顧名思義王未有答且大笑桓公曰王思道故能作大家

兒笑

賦晉孫楚笑賦曰有度俗之公子總萬物之細故心髣髴乎巢由以得意爲至樂不拘戀乎凡流會親戚於高宇結宗盟於綢繆所以交頸偃仰推胃指掌亢洪聲於通谷順長風以流響氣參譚以相屬若將頹而復往或嚬蹙俛首狀似悲愁怫鬱唯轉呻吟郁伊或携手悲嘯噓天長叫遲重則如陸沉輕疾則如水漂徐疾任其口頰圓合得乎機要或中路背叛更相毀賤傾倚叵我彫

聲迄乎日晏信天下之笑林調謔之巨觀也

藝文類聚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藝文類聚卷二十　　唐　歐陽詢　撰

人部四　聖　賢　忠　孝

聖

尚書曰睿作聖又曰聖作則

莊子曰以德分人謂之聖

白虎通曰才稱萬人曰傑倍傑曰聖

風俗通曰聖者聲也通也言其聞聲知情通於天地條

暢萬物也

家語曰聖者德合天地變通無方也

易曰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為天下利莫大乎聖人又曰知進退存亾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禮記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又曰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叡智足以有臨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

密察足以有别也
毛詩序曰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
美不失其聖也又曰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大戴禮曰聖人有國則日月不食星辰不孛又曰哀公
問曰何謂聖人孔子對曰所謂聖人者智通乎大道應
變而不窮測物之情性者也
論語曰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
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禮記曰聖人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又曰國有聖人而不能用欲以求治是猶却步而求及前人也

六韜曰聖人與天下之人皆安樂又曰聖人守無窮之府用無窮之才天下仰之而治

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若地然無私載也私者亂天下也

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善者吾善善之不善

者吾亦善之

文子曰聖人同死生愚人亦同死生聖人之同死生明於分理也愚人之同死生不知利害所在也又曰聖人以仁義為凖繩中繩之謂君子不中繩之謂小人

列子曰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即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從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

不達今聖智為病者或由此乎又曰商太宰見孔子曰丘聖者與答曰聖則丘何敢曰三王聖者與答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弗知曰五帝聖者與答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與答曰三皇善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曰西方聖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庖犧女媧神農夏后虵身人面牛首此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德

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莊子曰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者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教之其果為聖人也又曰堯辭封人曰我以汝為聖人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迹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修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孫卿子曰神固謂之聖人聖人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

管此矣又曰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神人無功聖人無名聖人者天下利器

淮南子曰聖人不貴尺璧而重寸陰故禹之趍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挂而弗顧又曰唯聖人為能知權言而必信期而必當天下之髙行也又曰孔子不黔突墨子不煖席是故聖人蒙耻辱以干世主者非以貪禄慕位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黴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亦甚矣又曰古

者聖人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竆天下之憂而任海内之事聖人之憂民如此其切也

揚子法言曰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孔子聖者與曰知之若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可得聞乎曰用之則棄其所習逆其所從彊其所劣捐其所能非天下之至聖孰能用之

韓詩外傳曰辟土植穀者后稷也決江疏河者禹也聽獄執中者皐陶也然而有聖名者堯也

神異經曰西南大荒中人身長十丈其腹圍九丈踐龜蛇戴朱鳥左手憑青龍右手憑白虎知河海斗斛識山石多少知天下鳥獸言語識土上人所道知百穀可食識草木鹹苦名曰聖一曰哲一名通一名無不達

尚書大傳曰天無別風淮南雨中國有聖人

姚信士緯曰聖人高不可極深不可測窮神知化獨見先識仁若春陽信若影響此所稟於天也

說苑曰聖人之於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飢者食之寒者

衣之將之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

頌　後漢張超尼父頌曰巖巖孔聖異世稱傑量合乾坤明參日月德被八荒名充遐外終於獲麟遺歌魯衛

晉孫楚尼父頌曰皇矣尼父聖哲之傑德比天地明齊日月周室陵遲大道蕪穢禮樂崩阻姦雄罔世乃養門徒廣延俊乂垂訓列國頌聲魯衛威震夾谷義厭陳蔡德之休明幽而彌泰超美三代風馳雲邁

贊　晉陸機孔子贊曰孔子叡聖配天弘道風扇玄流思

探神寶明發懷周興言謨老靈魄有行言觀蒼昊清歌

先誠丹書有造

晉湛方生孔公賛曰文王既沒微言將墜邈哉孔公龍

見九二闡化繫象素王洙泗發揮中葉道映周季

碑後漢禰衡魯夫子碑曰受天至精純粹睿哲崇高足

以長世寛容足以廣包幽明足以測神文藻足以辯物

然而敏學以求之下問以諏之虚心以受之深思以詠

之愍周道之廻遹悼九疇之乖悖故發憤忘食應聘四

方魯以大夫之位任以國政之權譬若飛鴻鸞於中庭騁騏驥於閭巷也是以期月之頃五教克諧移風易俗邦國肅焉無思不服懿文德以紆餘綴三五之紀綱流洪曜之休赫曠萬世而揚光夫大明以動天則也廣大無疆地德也六經混成洪式也備此三者聖極也合吉凶於鬼神遂殂落於夢寐是以風烈流行無所不通故立石銘勛以示昭明辭曰煌煌上天篤降若人邈矣悠哉千祀一鄰明德宏監情性存存奕奕純嘏稽憲乾坤

曜彼靈祇以訓黎元終日乾乾配天之行在險而正在困而亨窮達之運委諸穹蒼日月則陰天地不光聖皻殂崩大猷不綱

論後漢孔融聖人優劣論曰荀惜等以為聖人俱受乾坤之醇靈稟造化之和氣該百行之高善偹九德之淑懿極鴻源之深閭窮品物之情類曠蕩出於無外沉微淪於無内器不克周不充聖極荀以為孔子稱大哉堯之為君也唯天為大唯堯則之是為覆蓋衆聖最優之

明文也孔以堯作天子九十餘年政化洽於民心雅頌流於衆聽是以聲德發聞遂為稱首則易所謂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百年然後勝殘去殺必世而後仁者也故曰大哉堯之為君也堯之為聖也明其聖與諸聖同但以人見稱為君爾

梁沈約辯聖論曰聖人蓋人中之含明德盡照精粹凝玄者或三聖並時或千載寂蔑聖人遺情忘已常以兼濟為念若不登九五之位則其道不行非以黄屋玉璽

為尊貴也文王造周而未集武王集之而未成周公雖無王祿而父兄二聖之烈不可以終若不表示聖功制禮作樂則太平之基不著二聖之美不彰孔子當無祿之運值自晦之時而云河不出圖洛不出書吾已矣夫欲以聖德示天下垂來世當仲尼在世之時世人不言為聖人也伐樹削迹于七十君而不一值或以為東家丘或以為喪家犬若不高歎鳳鳥稱夢周公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則當世安知其聖人乎

賢

詩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又曰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春秋繁露曰氣之清者為精人之清者為賢治身者以積精為寶治國者以積賢為道

尚書曰所寶惟賢則邇人安又曰野無遺賢

論語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又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内自省也又曰賢哉回也一簞

食一瓢飲回也不改其樂又曰臧文仲其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又曰賢賢易色

京房易飛候曰視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其下有聖賢人隱

家語曰孔子讀史至楚復陳喟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言之信非申叔時之忠弗能見其義非莊王賢弗能受其訓又曰哀公問孔子曰當今之君孰者最賢孔子曰有衛靈公乎公曰吾聞其閨門無別而子

賢之何也對曰靈公之弟曰公子渠牟其智足以治千乘靈公任之有大夫史鰌以道去衛而靈公却舍琴瑟不御臣以此賢之不亦可乎

國語曰臼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歸而進之曰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使為下軍大夫

列子曰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

尹文子曰尹文子見齊宣王宣王歎國寡賢尹文子曰

使國悉賢孰處王下王曰國悉不肖可乎尹文子曰國悉不肖孰理王朝王曰賢與不肖皆無可乎尹文子曰不然有賢有不肖故王尊于上臣卑於下賢賢退不肖所以有上下也

申子曰千里有賢者是比肩而立也

孫卿子曰古之賢人食則饘粥不足衣則短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

吕氏春秋曰公孫枝獻百里奚於繆公三月請屬事焉公曰買之五羊之皮而屬事無乃為天下笑乎枝曰信

賢而任之君之明也議賢而下之臣之忠也夫誰笑之

又曰賢者遺人以仁又曰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也又

曰魏文侯過段干木之閭而式其僕曰君胡式曰干木

賢者也吾安敢不式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曰吾羣臣孰賢對曰趙武賢武

立如不勝衣言如不出口然其所舉者數十人皆令德

也

黄石公三略曰傷賢者殃及三世蔽賢者身當其害達

賢者福流子孫嫉賢者名不存

韓詩外傳曰聖人求賢者以自輔又曰魏文侯問孤卷子曰父子兄弟君臣賢足恃乎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拘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叔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君欲治亦從身始人何可恃

物理論曰賢人為德體自然也故語曰黄金累千不如一賢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矻矻及巧冶鑄干將之璞清水淬其鋒越砥歛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袤百丈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貉狐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淒愴何則有其具者易其備賢人君子亦聖王之所以易海内也君人者勤於求賢

而逸於得人人臣亦然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圖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則上不然其信進仕不得施效斥逐又非其愆是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甯子飯牛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則見聽進退得關其忠任職得行其術剖符錫壤而光祖考傳之子孫以資說士故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世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獲稷契臯陶伊

尹吕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宏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驩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説無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横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徧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而聽已聰

贊晉夏侯湛顔子贊曰知彰知微體深研機明象介石量同聖師探賾罔滯在言靡遺仰諸惟高瞻之攸希

左丘明賛曰世亂讒勝君子道憂丘明達聖致志春秋微
言逃難旁行不流庶幾斯文希志訓猷
晉戴逵顔回賛曰神道天絶理非語象不有伊人誰憐
誰仰際晝一時照無二朗契彼玄迹冥若影響
晉孫楚顔回賛曰東身勵行宗事聖道鑽仰孜孜視予
猶考
碑後漢禰衡顔子碑曰稟天地之純和鍾岳瀆之休靈
睿哲之姿誕自初育英絶之才顯乎嬰孩在東修之齒

入宣尼之室德行邁於三千仁風横於萬國知微知彰

聞一覺十用行舍藏與聖合契名為四友之冠實盡蹤

附之益爾乃安陋巷挹清流甘簞瓢以充飢雖屢空而

不憂于是河不出圖周祚未訖仲尼無舜禹之功先生

包元凱之烈其辭曰亞聖德蹈高蹤遊洙泗肅禮容脩

懿體心彌冲秀不實振芳風配聖饋圖辟雍紀德行昭

罔窮

論魏高貴鄉公顔子論曰心不違仁行無二過用行舍

藏與同進退聽承聖言罔有不喻叙之於易以章殊異死則悲慟謂天喪已所以殷勤至于此者聖人嘉美良才之效也設使天假之年後孔子沒焉知其不光明聖道闡揚師業有卓爾之美乎千慮之所得愚者有焉願後之君子詳覽之焉爾

忠

說苑曰逆命利君謂之忠

孝經曰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

左傳曰晉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又曰晉懷公命無從亾人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突曰子来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乃殺之又曰楚子滅若敖氏其孫箴尹克黃使於齊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

復命自拘司敗又曰季文子卒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積可不謂忠乎又曰楚子囊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之望也

家語曰孔子曰晏子於君爲忠臣於行爲恭敏

晏子曰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從焉仁人固多心乎對曰一心可以事百君百心不可

以事一君

韓詩外傳曰有大忠有次忠有下忠若周公于成王可謂大忠管仲于桓公可謂次忠子胥于夫差可謂下忠矣又曰狄人殺衛懿公盡食其肉獨舍其肝弘演使還哭畢呼天因自出其肝内懿公之肝齊桓公聞之曰弘演可謂忠矣

史記曰項籍圍漢王于滎陽漢將紀信曰事已急請為王王可間出紀信乘黄屋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

軍皆呼萬歲漢王與數十騎出項王燒殺紀信

說苑曰楚莊王立三年不聽朝令于國曰諫者死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死不諫非忠也乃諫又曰畢身賤體進賢不觧數稱往古之行事以厲王意庶幾有益以安國家如此者忠臣也

漢書曰非劉氏不王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吳芮忠其定著令又曰王莽遣使者即拜龔勝以印綬就加勝身勝推不受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豈以一身事二

姓哉語畢遂不復飲食積十四日死
東觀漢記曰光武指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
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臣也是日遷常為漢忠將軍
續漢記曰陰識拜特進極言正議至與賔客語不及國
事常慕仲山甫夙夜匪解又曰温序為護軍校尉行部
至隴西為隗囂將茍宇等所刼欲生降序序大怒以節
撾殺人賊趨欲殺序宇止之曰義士欲死節賜劒令自
裁序受劒銜鬚著口中歎曰無令鬚汙血遂伏劒

謝承後漢書曰漢安元年選遣八使廵行風俗餘人受命之部而張綱獨埋輪于洛陽都亭曰豺狼當道安問狐狸遂奏大將軍梁冀無君之心十五事皆臣子所切齒者也

魏志曰王修為大農郎中令時嚴才反攻掖門修聞變將官屬出至宫門太祖在銅雀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修曰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修曰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也又曰典韋拜都尉太

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常繞帳韋性忠至謹重常晝夜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稀歸私寢

蜀志曰初諸葛亮自表後主成都有桑八百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至于臣在外任隨身衣食悉仰于官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及卒如其所言

周處别傳曰胡賊為亂以處為建威將軍以兵五千受夏侯儁節度處遂進軍大戰仰天歎曰古者良將受命

鑿凶門以出盖有進無退我為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戰死

贊梁元帝忠臣傳記託篇贊曰太真英挺投袂勤王伯猷蹈節身殞名揚嶷嶷景倩主亾與亾嗟乎尚矣惟國之良又忠臣傳陳争篇贊曰子政鏗鏗誠存社稷朱雲折檻遂其婞直又忠臣傳執法篇贊曰設官分職咸曰師師彼其之子邦之直司豺狼當路安問狐狸昏明有世直道無時

表梁元帝上忠臣傳表曰資父事君寔曰嚴敬求忠出孝義兼臣子是以冬温夏凊盡事君之節進思將美懐出奉之義羲軒改物殷周受命三能十亂九棘五臣靡不夙夜在公忠為令德若使縉雲得姓之子姬昌魯衛之臣是知理合君親孝忠一體性與率由因心致極臣連華霄漢憑輝日月三握再吐夙奉紫庭之慈春詩秋禮早蒙丹扆之訓宣帝褒德麟閣畫充國之形顯宗念功雲臺圖仲華之象

牋

梁王筠答湘東王示忠臣傳牋曰竊以孝實天經忠為令德百行攸先一心靡忒昔淮南鴻烈事無的准沛王通論義止儒術東平獲譽良為片言臨淄見稱文辭小道孰若理冠君親義兼臣子謹當宣示遐邇光揚德音

序

梁元帝忠臣傳序曰夫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因生所以盡孝因位所以立忠事君事父資敬之理寧異為臣為子率由之道斯一忠為令德竊所景

行且孝子烈女逸民咸有別傳至于忠臣曽無述製今將發篋陳書俻加論討又忠臣傳死節篇序曰自非識君臣之大體鑒生死之宏分何以能滅七尺之軀殉一顧之感然平路康衢從容之道進危塗險徑忠貞之節興登平路者易為功渉險塗者難為力從容之用世不乏人忠貞之槩時難屢有

孝

爾雅曰善事父母曰孝

孝經曰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又曰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又曰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蓋天子之孝也

禮記曰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曰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乎又曰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絶乎耳心志嗜欲不

忘乎心又曰生則敬養死則敬享
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撫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又曰孟懿子問
孝子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
以禮祭之以禮又曰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
憂

尸子曰曾子每讀喪禮泣下霑襟常以一夕五起視衣之厚薄枕之高甲

韓詩外傳曰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故孝欲養而親不待是故椎牛而葬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初吾爲吏祿不及釜尚欣欣而喜者非以爲多也樂其逮親也既没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尺車轂百乘然猶北嚮而泣涕者非爲賤也悲不逮吾親也故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

說苑曰曾子常有為不中曾晳怒援木擊之曾子有頃乃蘇退鼓瑟而歌孔子聞之告門人曰參來勿内也昔舜事瞽瞍索而使之未甞不在側索而殺之未甞可得小箠則受大箠則走今子委身以待暴怒殺身以陷父不義不孝孰大乎又曰韓伯瑜有過其母笞之泣母曰他日未甞泣今何泣對曰他日得笞甞痛今母之力不能痛是以泣也又曰閔子騫兄弟二人母死其父更娶復有二子子騫為其父御車失轡父持其手衣甚單父則

歸呼其後母兒持其手衣甚厚溫即謂其婦曰吾所以娶汝乃為吾子今汝欺我去無留子騫前曰母在一子單母去四子寒其父默然故曰孝哉閔子騫一言其母還再言三子溫

列女傳曰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色采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卧地為小兒啼或弄烏鳥於親側

漢書曰淳于緹縈齊人淳于意五女無男坐事當刑緹

縈最小涕泣隨父到長安上書曰妾父為監齊中皆稱廉平今坐事當刑妾乞沒為官婢以贖父罪文帝詔免意罪并除肉刑又曰文帝母薄太后疾文帝侍養數年衣不解帶親供粢盛坐罪不及父母下哀矜之詔又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甚有法度上聞而嘉之母病死詔圖畫於甘泉宮署曰休屠王閼氏日磾每見畫常拜之涕泣

東觀漢記曰長沙義士古初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

舍下棺不可移初冒火伏棺上俄而火滅又曰趙咨至孝躬率子孫耕農為養盜嘗夜往刼之咨恐母驚懼乃先至門迎盜因請為設食謝曰老母八十疾病須養居貧乞置衣糧妻子餘物無所惜諸盜皆慚歎跪曰所犯無狀干暴賢者言畢奔走又曰黄香父為郡五官貧無奴僕香躬執勤苦盡心供養冬無被袴而親極滋味暑即扇牀枕寒即以身溫席

續漢書曰申徒蟠九歲喪父哀毁過禮服除不進肉十

餘年每忌日輙三日不食

郭林宗別傳曰茅容耕於野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獨容危坐愈恭林宗行見而異之與言因請寓宿既而日夕容殺雞為饌林宗謂為已設既而以供其母自以菜蔬供客同飯林宗起拜曰卿賢乎我哉

汝南先賢傳曰薛苞好學篤行喪母以至孝聞父娶後妻而憎苞分之令出苞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敺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昏

晨不廢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

蜀志曰先主在樊率其衆南行諸葛亮與徐庶並從為曹公所追破獲庶母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以此方寸心今已失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於此别遂詣曹公

吴書曰顧悌以孝悌廉正聞於鄉黨每得父母書洒掃整衣服設几案舒書其上拜跪讀之每句應諾畢復再拜父有疾耗之問臨書垂泣哽噎父終水漿不入口五

日孫權為作布衣一襲強令悌釋服悌雖以公義自割
猶以為不見父喪常畫壁作棺象設神坐於下每對之
哭泣服未闋而卒

晉中興書曰吳隱之少有孝行遭母憂哀毀過禮太常
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淚悲不自勝

蕭廣濟孝子傳曰嬀皓父昆被劾入臺皓年十六髡頭
詣闕通章不省皓不飲食懷石腰中詣公卿輒出石置
地叩頭流血覆面莫不傷懷遂奏理昆罪

師覺授孝子傳曰程曾年七歲喪母哀號哭泣不異成人祖母憐之嚼肉食之覺有味便吐去

宗躬孝子傳曰吳坦之隱之兄也母葬夕設九飯祭坦之每臨一祭輒號慟斷絶至七祭吐血而死又曰張景胤六歲喪母母遺物悉散施唯留一畫扇每感思輒開匣流涕父邵為吳興太守暴疾報至天雪水涸便徒跣上岸左右捉履韈逐發都晝夜三日半至郡入郭奉諱氣絶吐血久乃蘇又曰華寶八歲義熈中父從軍語寶

曰吾還當營婚冠值咸陽喪亂吉凶兩絕實年六十遂不冠娶舉言流涕又曰何子平事母至孝為揚州從事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之答曰尊老在東不辦常得米何容獨食白粲母喪年將六十有孺子之慕晝夜號叫暑避清涼冬不衣絮又曰桑虞喪父年十四毀瘠過禮日食百粒以糝藜藿

續搜神記曰吳猛性至孝小兒時在父母邊卧時夏月多蚊虻而終不摇扇云懼蚊虻去我及父母父母終行

服墓次蜀賊縱暴焚燒邑屋發掘丘隴民人迸竄猛在墓側號慟不去賊為之感愴遂不犯

荀氏家傳曰荀顗年踰耳順而母年九十色養烝烝以孝聞在喪憔悴貌不可識若嬰孺之號哀慟傍人

詩魏王粲思親詩曰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先姑志侔姜姒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於征奄遘不造隱憂是嬰咨予靡及退守祧

祊

晉孫綽表哀詩曰天地之德曰生生之所恃者親親存則歡泰情盡親亾則哀悴理極故老萊婆娑於膝下曾閔泣血於終年哀悼之思至矣自然之性篤矣余以薄祐夙遭閔凶越在九齡嚴考即世未及志學過庭無聞天覆既淪俯憑坤厚殖根外氏賴以成訓然以不才不能負荷仁妣宏母儀之德邁榮寒之操雕琢固頑勉以道義庶幾砥礪犬馬之報豈悟一朝復見孤棄上天極禍怨痛莫訴皆由惡積咎深不能通感自丁荼毒載離

寒暑茵帷塵寂棟宇寥怳仰悲軌迹長自矜悼不勝哀
號作詩一首敢冒諒闇之譏以申罔極之痛詩曰茫茫
太極賦授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冲弱眇眇偏
孤叩心昊蒼痛貫黄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商風
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運嗟
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四氣
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户塵蒙几
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顔婉孌懷袖極顧盡歡

奈何玆妣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晉夏侯湛離親詠曰剖符兮南荊辭親兮遐征發軔兮皇京夕臻兮泉亭撫首兮内頋按轡兮安步仰戀兮後塗俯歎兮前路既感物以永思兮且歸身乎懷抱茍違親以從利兮匪曾閔之攸寶視微榮之瑣瑣兮知吾志之愈小獨申愧於一心兮慙報德之彌少

賦魏陳思王曹植懷親賦曰濟陽南澤有先帝故營遂停馬住駕造斯賦焉獵平原而南騖覩先帝之舊營步

壁壘之常制識旌麾之所假在官曹之典列心髣髴於平生迴驥首而永逝赴修塗以尋遠情眷眷而顧懷䰟須臾而九反

晉陸機祖德賦曰咨時文之懿祖膺降神之靈曜栖九德以宏道振風烈以增劭彼劉公之矯矯固雲網之逸禽既憑形以傲物諒俥翼而栖林伊我公之秀武思無幽而弗䄊形鮮烈於懷霜澤温惠乎挾纊收希世之洪捷固山谷而為量西夏坦其無塵帝命赫而大壯登具

瞻於大階濯長纓乎天漢鮮我衣以高揖正端冕而大
觀戢靈武於既曜恢時文於未煥騰絶風以逸鶩庶遐
蹤于公旦又述先賦曰仰先后之顯烈懿暉祚之允輯
應遠期於已曠昭前光於未戢抱朗節以遐慕振奇迹
而峻立在虐臣之貪禍據西山而作違招長轂于河畔
飲冀馬乎江湄頓雲網而潛泳揮神戈而外臨敵罔隆
而弗夷逆無徵而不禽茂德韡其既休元勳曄而荐舉
襲衮服于太階配三台乎其所是故其生也榮雖萬物

咸被其仁其亡也哀雖天網猶失其綱嬰國命以逝止亮身沒而吳亡又思親賦曰悲桑梓之悠曠愧烝嘗之弗營指南雲以寄款望歸風而効誠年歲俄其聿暮明星爛而將清迴飈肅以長赴零雪紛其下頹羨纖枝之在幹悼落葉之去枝在顧復之遺恩感明發之所懷居辭安而厭苦養引約而摧豐恩天命之晚慕顧鞠子之速馳兄瓊芳而蕙茂弟蘭發而玉暉感瑰姿之晚就痛慈景之先違天步悠長人道短矣異途同歸無早晚矣

晉劉柔妻王氏懷思賦曰趍離親而獨寄與憂憤而長俱雖亮分以自勉曾無閒乎須臾思遥遥而忡惙疾結滯乎肌膚憶昔日之懽侍奉膝下而怡裕集同生而從容常欣泰以逸豫何運遇之偏否獨遼隔於修路何恒鳥之將分猶哀鳴以告離況遊子之眷慕孰殷思之可靡於是仲秋蕭索蓐收西御寒露宵零落葉晨布羨歸鴻之提提振輕翼而高舉志眇眇而遠馳悲離思而鳴咽彼邁物而推移何予思之難泄聊覽翰以寄懷悵辭

鄙而增結

宋謝靈運孝感賦曰舉高檣于楊潭眇投迹于炎州貫廬江之長路出彭蠡而南浮于時月孟節季歲亦告暨離鄉眷壤改時懷氣戀丘墳而縈心憶桑梓而零淚孟積雪而抽筍王斵冰以鱠鮮蕙萋葉于枯木起春波于寒川顧微心之庸褊謝精靈于昭晰擁永慕而莫從曾遐感而靡徹

梁武帝孝思賦曰念過隙之倏忽悲逝川之不停踐霜

露而悽愴懷燧轂而涕零仲由念枯魚而永慕吾丘感風樹而長悲雖一志而捨生奉二親而何期至如獻歲發揮春日載陽木散百華草列衆芳對樂時而無歡乃觸目而感傷朱明啟節白日朝臨木低甘果樹接清陰不娛悅於懷抱唯罔極而纏心寒氷已結寒條已折旅鴈鳴而哀哀朔風鼓而烈烈無一息而緩念與四時而長切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涼氣入衣凄風動裳心無迫而自切情不觸而獨傷靈蚍銜珠以酬志慈烏返哺以

報親在蟲鳥其猶爾況三才之令人
頌後漢蔡邕祖德頌曰昔文王始受命武王定禍亂至
于成王太平乃洽祥瑞必降夫豈后德之隆漸浸之所通
也是以易嘉積善有餘慶詩稱子孫其保之非特王道
然也賢人君子修仁履德者其亦有焉昔我烈祖曁于
予考世載孝友重以明德率禮莫違是以靈祇降之休
瑞免馴擾以昭其仁木連理以象其義斯乃祖禰之遺
靈盛德之所貺也豈是童蒙孤稚所克任哉穆穆我祖

世篤其仁其德克明惟懿惟醇宣慈惠和無競伊人巖巖我考莅之以莊增崇丕顯克構其堂是用祚之休徵惟光厥徵伊何於昭于今園有甘棠別榦同心墳有擾兔宅我柏林神不可誣僞不可加析薪之業畏不克荷矧貪靈貺以為己華惟予小子豈不是欲于有先功匪榮伊辱

晉庾峻祖德頌曰思文我祖降茲嶽靈綿綿之迹時惟初生天難忱斯駿命靡常世祚中衰官族消亾念昔底

績惟乃舊章烈祖勤止其德允荒漢后不辟公族剥亂
難起蕭牆政由豎官監彼天青我不于時縱德遺寵顯
志追思均樂公侯逸豫無期烈祖底戒營茲垣墉曽孫
篤之永世攸同

賛晉夏侯湛閔子騫賛曰聖既擬天賢亦希聖蒸蒸子
騫立體忠正干祿辭親事親盡敬勉心景迹擢辭流詠

梁元帝孝德傳皇王篇賛曰天子之孝曰聖與仁重瞳
表德參漏通神皇矣髙祖連鑣舜禹天經地義重規沓

矩道踰七十聲超三五又孝德傳天性篇贊曰生之育之長之畜之顧我復我答施何時欲報之德不可方思涓塵之孝河海之慈廢書歎息泣下漣洏

序梁元帝孝德傳序曰夫天經地義聖人不加原始要終莫踰孝道能使甘泉自涌鄰火不焚地出黃金天降神女感通之至良有可稱

藝文類聚卷二十

乾隆御覽之寶